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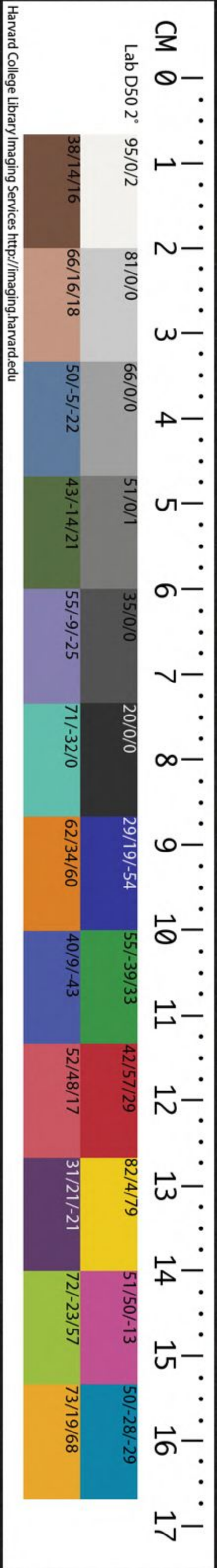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30 1930

20

T1786/4204

大成通志

十八卷理齋節要
跋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目錄

學慶著

致知格物慶著

附錄六條 又慶一條

博文約禮慶著

習靜慶著 附錄十七條

天命慶著

道慶著

虞廷十六字慶著

附錄二條

中庸中和慶著

附錄二條



戒懼慎獨慶著

形上形下慶著

元亨利貞慶著

太極慶著 附錄一條

陰陽慶著 附錄三條

動靜慶著

五行慶著 附錄六條 又慶一條

陰陽五行律順五常慶著 附錄六條

理氣慶著 附錄二條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目錄

學慶著

致知格物慶著 附錄六條 又慶一條

博文約禮慶著

習靜慶著 附錄十七條

天命慶著

道慶著

虞廷十六字慶著 附錄二條

中庸中和慶著 附錄二條

戒懼慎獨慶著

形上形下慶著

元亨利貞慶著

太極慶著 附錄一條

陰陽慶著 附錄三條

動靜慶著

五行慶著 附錄六條 又慶一條

陰陽五行律順五常慶著 附錄六條

理氣慶著 附錄二條

心慶著 附錄三條

性慶著

性善慶著

氣質之性慶著

情慶著

才慶著

德慶著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慶著

明德慶著 附錄一

明命 慶著

至善 慶著

仁慶著 附錄三十六條 又慶一條

仁義 慶著

仁義禮智 中正附慶著

剛勇 慶著

禮樂 慶著

存誠 慶著 附錄四條

主敬 慶著 附錄一條

目止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揚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學

人生天地間、事功節義在夫、遇窮理盡性本諸學、遇因乎時、學由乎我、豈我所不能由乎我、遇因乎時、非我所勉而致之也、學由乎我、豈我所不能勉而致之哉、於所可致者而未致焉、譬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曰致之而未得所主焉、譬之適九達之衢而未知所之也、朱子

大成通志卷十八
曰、觀夫理之所當然而效法之。又曰、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法之。是之謂主也。學得其主、涵養德性而已矣。德全而性存、則事功節義、本德之所發、性之所見、隨其所遇以致之、又何容心於其間哉。

致知格物

知乃人心之靈、致謂因其已知而推及之、欲其知處無不盡也。慶按朱子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至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前二說小

異妙哉。胡雲峯之言曰、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其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

格至也。或曰、極至之謂格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

所以然、如君仁臣忠之類、所當然、如君何故用仁之類、一物必有一理、格物非謂窮盡天下之理、但能隨事觀理、靜與

理會卒之天下事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大若小蓋將無所不知矣又非止格得一物而萬理通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更於一物之間不惟知得一分兩分若精若麤蓋將無所不知矣

朱子曰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不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

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

朱子曰格物就零碎說致知就全體說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

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

若其用工之方不外朱子所云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所以然者即中庸明善之事也

朱子曰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事接物各七體驗漸上推廣地步自然寬濶如曾子三省只管體驗去

陳壽翁曰格物為知之始致知為知之極誠意為行之始正心修身為行之極齊家為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為推行之

極不知固不能行，既知又不可不行。

許益之曰：致知力行，並行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必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心之知，於此一理為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一理會，他日湊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以應天下之事矣。聖人設教，使人不昧自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積之既久，進之益深，則神明自靈，擴充廣大，而日用動靜之微，以及天地民物之大，莫不洞徹無遺，則道理之在我者，毫不容間，而

事機之所當為，無不順應，謂知不在於身體力行，而其身體力行，又有他道哉？孔子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此之謂也。

博文約禮

博所以驗諸事，約所以體諸身。孔子之所謂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昭著者，皆然。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故不曰窮理，不曰格物，只曰博文。上之云者，蓋以文字之內，足以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又顯文字之外，足以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充精。朱子曰：博文底工

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
然。人心之固有。秩然而有規。截然而不亂者。皆是。簡束有要。須
循其則。是曰約禮。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
息而不存。故不曰約理。只曰約禮。七之云者。使我於視聽言動
上。皆範於規矩準繩。而持守有節。循行無陋。朱子曰。約禮底工
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如無內外人。已說朱子所云。內外交
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而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者。是也。如
貫體用知行言。朱子所云。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
以應物。而動皆有常者。是也。甚矣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
從前許多博處。盡皆受用。

習靜

學者靜以立基。以人事言之。循理之謂真靜。從欲之謂妄動。故
曰無欲而靜。

王陽明曰。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

程伊川曰。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
用。但常自提撕。勿與具往。便是工夫。豈以漠然不應事物之
來。為靜耶。為學工夫。須要靜。纔靜事都見得。然總只是一
箇敬。

賈文宿曰人生在世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亦所不免况貧賤者乎人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心泰然無不足矣

王陽明曰欲也者非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

曹月川曰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或曰存心默坐一念不起即可謂之靜否賈文宿曰此是氣定若只如此求靜平日病根尚多潛伏於中遇事逐發仍然是妄動矣惟是盡去人欲獨存天理以之應物常如本性方是

真靜故以無欲為主自然能靜以求靜為主未必無欲彼默坐者安得遽謂之靜

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伊川曰主一者養動之根世間一切事為惟心所造

袁了凡曰一毫機械藏於胸中則心術壞矣上天所惡莫甚於機吾願學者已過事勿留未來事勿想見在事勿着或順或逆勿起愛憎心不靜不生

袁了凡曰掃除外好歸併一路收攝此心綿上密上無絲毫
間斷使腔子內精神常聚生意常活此學者本領也
不一不達

程伊川曰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因頓遇事方
好頓貯也壞也

不虛不擴

心本太虛多欲為障果能一切嗜好掃除廓清復還本體外
無所擾內自安定則不求虛而自虛矣

苟得事心之要雖終日城市日與人事應酬不懈其為靜也

入山求靜上以山也有時出山仍不靜矣獨坐求靜上以坐
也有時離坐仍不靜矣惟靜惟一惟虛便是事心之道

由是靜以誠身儉以養德則盛德存焉廣業著焉

陸象山曰不曾過得私意一關終難入德典則法度何以知
之

然則是心也愈收斂則愈脫灑愈舒展則愈精微纔學便須有
着力處既學便須有得力處學術明則事功不謬矣學者可不
主於靜哉

人之一心最虛最靈若果私欲消除天理融徹則無所放失

自然元氣流行。至於包含無外。省存無間。其於學也。為何如。王陽明曰。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畜其德。而達諸用。

許效忠曰。窮年皓首。手不離六藝之編。口不離性命之談。乃其心固以漸染沉迷於利欲中。終其身逐也。焉入而莫知其所底矣。學術不明。則事功盡謬。

李九我曰。居天下繁華處。豈能杜門掃軌。自同寒蟬第間。不無可省處。寧踈毋周。寧朴毋華。寧簡毋縟。要以聚精神於本業。毋令他有所分。

天命

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朱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又曰。理之所從出也。張子曰。自太虛有天之名。陳北溪曰。天固是上天。要之即理是也。經書中凡以主宰言。皆曰帝。以包涵徧覆言。皆曰天。七之所以為天。果何為哉。豈蒼也。爾矣。實自然之理。流通而我所體焉。不過者也。

命。謂天之所以賦於萬物。而不能自己者。然有以理言者。天之所賦於人物者是也。有以氣言者。一謂人之所以夭壽窮通者是也。一謂人之氣稟清濁不齊者是也。有兼理氣言者。朱子曰。

性者萬物之一源。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故君子戰戰兢兢。朝乾夕惕。盡其人事而已矣。

釋天命者。或曰天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或曰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者。或曰太極流行。賦予萬物。未有成立之名。蓋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莫非天也。莫非理也。體認者曰知。曰畏。又有曰樂。天知命。知天立命。變而通之。書顧諟。恒性。詩崇德不康。皆其証也。

道

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難處。說得易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空礙處。學者求道時。自是頭項多。須從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昔人云。世無純白之狐。而有純白之裘。蓋所見者博。所取者約也。

有形總是氣。無形乃爲道。不離陰陽。然陰陽流行。氣也。形而下也。太虛所涵。道也。形而上也。通稱之爲人所共由之路。亦爲事物當然之理。有曰義理之總名。合德仁而言之也。有曰性中分派條理。合性而言之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

大成通志卷十八
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夫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爲天之道。自天地之道言之，則其道爲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亦不能盡，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道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誠意之功也。

虞廷十六字

堯授舜，只四字。舜授禹，益以十六字。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做工夫處。首曰人心道心，非有二心。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只謂之心而已。但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墜未墜之間。

易流於不好，微者難明。有時發見，斐子便自己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精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辯底工夫，卽明善卽致知。惟一有篤行，衣行持卽誠身，卽誠意。精一二字，是聖七相傳之學。孔子之一貫，猶是也。在堯舜禹之允執厥中，卽顏子之擇中得善，其來源遠而會歸，豈有岐哉。

真西山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欲之流行。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

大成通志卷十八
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
之養為戒以饑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欲之流也心
一而已耳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
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髮之間終也有賢
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為理學之要耳

胡雲峯曰朱子以前多指人心為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
之謂人理亦賦焉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
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人不過血氣之勇故言人心亦必言
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

之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

中庸中和

朱子不偏不倚以心論無過不及以事論未發之中七之體也
時中之中七之用也中只是恰好底道理為不見得是亘古今
當然不可變易底故又着箇庸字無中做不出庸來不分二物
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德行人做底人七不同中
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性情天生底人七一班中和是分體
用動靜相對說蓋中和者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也推所自
來言之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

大成通志卷十八
十一
者時中是也。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誠學者入門至道而不可易者也。

饒仲元曰：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之理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

倪仲弘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功用，惟在乎主敬而已。戒懼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

戒懼慎獨

人不皆聖賢，故不能盡循其性。聖人出而修之，因其氣稟之不一，齊而立教，不睹不聞，只是在萬事未萌芽處防其不然。戒懼恐懼是靜而敬，以保守天理，惟恐須臾之有間，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慎獨是動而敬，以檢防人欲，惟恐毫釐之有差，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惡矣。曾子雖言之於大學，然只就動處發語，未嘗說到前一截工夫。若子思先從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至於引用不舉植物。

而曰鳶魚欲人於動處用力是授受真傳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慎獨工夫方顯得已發之和大本卽天命之性達道卽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上說來體用一源非志道者孰能知之到天地位萬物育便見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見中和人所同有位育人所皆能實有此理自有此事但所歷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爲一家主能使一家之父七子七夫七婦七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婢奴從御生植畜養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國亦然至於天下不過充滿其量而已矣

形上形下

形上形下只就形處離合分明是動而可見之時若只說在上在下便兩截或問朱子何以形而上下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所以程子謂攔截得分明夫理是道七無體故謂不可見得是道物是器七有體故謂可見得是器七屬形迹故不曰氣而曰器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所以爲是器之理者乃道也朱子曰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

大有通志卷十八
便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外別有所謂理。如人身是器。所以能語言動作處便是理。只在器上見得。後世理氣之說與氣質之性等說皆實本易而互相發明也。

元亨利貞

元大也。以統亨利貞。故曰衆善之長也。亨通也。謂嘉美之會。故曰嘉之會也。利宜也。謂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故曰義之和也。貞正而固也。謂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曰事之幹也。總之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合理氣而論之亦得。以氣論如物之初生爲元。於時爲春。發達爲亨。於時爲夏。成就爲利。於時爲秋。歛

藏爲貞。於時爲冬。以理論如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成。以理氣論如得天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之貞在我謂之知。天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百物。人非仁義禮智又何以統四端制萬事哉。然天一氣耳。而生長收藏各一其候。則一氣之中不能不分爲四序。人一性耳。而仁義禮智共成其功。則一性之中不能不分爲四德。此天人合一之道也。

太極

太者通廣其大之名。極至也。蓋渾淪天地萬物之理極好至善。

便是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有無極，只是說無中自有此理。此理自然至善，濂溪恐人將太極認成一箇形象底物看，故又說無極，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為在無為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為貫通全體無乎不在，而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也。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其在陰陽之中；易有太極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其在陰陽之中。易有太極

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既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朱子理為太極，以名義言之也。張子性為太極，以包涵言之也。邵子道為太極，以流行者言之也。心為太極，以統會者言之也。論未發便是理已發，則為情矣。詳而言之，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無極之中，萬象森然，不可謂之無矣。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形與器，故曰太極本無極。太極之中，冲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朱子曰：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趨吉避凶，其本則主於靜。若是則性焉安焉者，得此而已矣。復焉執焉者，學以得此而已矣。

大成通志卷十八
按太極若止以爲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專以理言又未嘗與陰陽相離。正當將圖象意思抽開細看又復合而觀之。人物本同一理却只是一箇圈子氣稟便有不同遂分開數箇圈子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陰陽

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又一陽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

朱子曰分一箇看亦得分兩箇看亦得者何也分而言之謂之二氣便屬二物周子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所謂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天下事物是也。

以理自爲理與理形於氣論則對峙底實有兩箇

合而言之只是一氣本無二物朱子曰陰氣流行卽爲陽氣凝聚卽爲陰張子曰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程子曰陰陽本無始互相發明周子曰陰根陽根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也。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此陰陽變化不窮也。細論之陰中有陰陽中亦有陰陽慶故曰陰陽變化不窮一

大成通志卷十八
道之變化不窮也。人能察於動靜之際，則道不遠矣。

動靜

動靜氣也，所以動靜理也。動靜盡太極之體用者也。朱子曰：天地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或曰：太極含動靜者，以本體之理言也。或曰：太極有動靜者，以流行之氣言也。若夫程子見謂動靜無端，朱子論其初，只以陰靜為太極之本。蓋以事言之，則有動靜；以理言之，則主靜為本。敬其主靜工夫，慶謂未動時敬為之主，而義已具。方動時，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人欲滅而天理存。由是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學孟子矣。敬義立而德不孤者，此之謂也。

五行

五行之有氣質，有道存焉。故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朱子所謂質具於地，氣形於天。地一陰陽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

朱子曰：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何以分別？地言其大槩。

大成通志卷十八
土是地之形質

然以質而論其陰陽初生之數本曰水火木金土陰陽相間猶
東西南北對峙者也實從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
生金天五生土奇耦多寡之數而言也故朱子曰水木陽也火
金陰也

按一三五爲奇二四爲耦木金數多水火數少數乃陽生陰
陰生陽之數此是以數言不以次第言

蓋造化本原只是一箇陽變而助陰故生水七陰根陽水爻後
便陰合而陽盛故生火七陽根陰此兩箇是母木者水之子金

者火之子故錯列左右而生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
而成質故居中故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按水本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揜而不得遂故水陰盛
居右火本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
盛居左木則陽之濕氣寢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
質柔乃陽釋故次火金則陰之燥氣寢多以感於陽而縮故
結而爲金其質剛乃陰釋故次水天地生物先其輕清次其
重濁水火在五行中昃清金木便濁土更濁若人之一身先
生腎水又生心火腎水上生肝木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

如此何嘗有二。如曰水木火金土者以陽之一初一盛與陰之一初一盛而言也。據圖象所穿之畫謂自陰陽之氣所交而來者也。

水初生之陽木極盛之陽火初生之陰金極盛之陰

以氣而論其四時運行之序本曰木火土金水以陰陽相生言猶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實本春為少陽夏為太陽秋為少陰冬為太陰陽動陰靜而為言也故朱子曰木火陽也金水陰也蓋木春旺火夏旺金秋旺水冬旺土無定位寄旺於四時惟夏晷旺故生出秋金以圖象考之惟火金有畫穿乎土內可見

矣故曰五行順布四時行焉。

四象八卦全藉土故曰成性存七

如洪範曰水木火金土者以建子之月為歲首當如此序其實金之終即為水之始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宜如前序其實水之終即為木之始昔人云冬春夏可以謂之陽夏秋冬可以謂之陰二言有至理焉不然亦衷朱子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之說可也慶故謂初生之序即是相交之序運行之序即自相生之序進而以陰陽所生之先後論則先生者為母次生者為子母盛而子釋如曰水陰盛火陽盛木陽釋金陰釋是以生之先後子

母而論盛穉也。無不可也。以陰陽氣到之初終論。則始到者自幼嫩。既到者自強盛。始穉而終盛。如曰水為陽穉。木為陽盛。火為陰穉。金為陰盛。是以氣之初終生長而論盛穉也。亦無不可也。至於水之變陰而根陽。猶運行者自冬至而陽生也。火之變陽而根陰。亦猶運行者自大暑而陰伏也。黃勉齋與朱子相疑。未果。後李氏希廉亦有疑焉。慶以此折衷之。甚矣四時之行。卽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卽一氣之妙用。造化發育。實并行而不悖。然變化無窮。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謂陰陽者。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所謂易也。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學者希聖達天。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二氣五行具備。而太極之蘊。渾全焉。則孔顏之行。藏我亦可學。是畫前之易也。夫學亦求盡乎畫前之易而已矣。

道之大源出於易。天地人物之道備矣。孔子曰。易有太極。無思也。無爲也。又曰。易與天地準。又曰。成性存仁。以人之最初。具有天地之性也。又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冒天下之道。以見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皆聖人崇德廣業之極功。河洛之理。大暢。後世濂溪周子。廣太極之體。曰。無極。盡太極之用。曰。兩儀。四象。八卦。生七。無窮。原始要終。而爲圖說。發明。

大成通志卷十八
太極之奧以探性源得孔子之統者也。蓋其博學力行聞道甚早襟懷飄灑渾如光風霽月天下後世凡德性學問中人敬遜時敏焉得而過之哉。周子之學於是為大矣。

陰陽五行健順五常

以氣言之在天所行之運有五行其實陰陽而已。

天亦道中一物。但天得理之全。故謂無一不本於天。性道出於天。教亦天叙五典故中庸開口云云。

未有五行只喚做陰陽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

以理言之在入所得之性有五常其實健順而已。

在天之氣有理存焉在入之性即天之理。

健順本陰陽之體而言五常本五行之德而言朱子於五常之外益以健順便在造化上推原出五行之德。

健順即在入之陰陽陰陽即在天之健順至謂剛柔各指其合氣與形而理具者已。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剛柔也。又曰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主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

大成通志卷十八
若夫主仁義為言省文也。

分而言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為義知。土則貫於陰陽之中。故信亦然。仁木義金禮火知水。却無信。然四者實理是信。土為二氣之冲和。信亦冲和而兼健順者也。

仁即春木。其油然生意不可遏。禮即夏火。其燦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為也。皆用之所以行也。義即秋金。不晞乎可否之宜。知即冬水。不昧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皆體之所以立也。信之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不易者。順也。

錯而言之。非特土與信然也。五行各有陰陽。五常各有健順。仁禮之用又柔。義知之用又剛。

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却又。是順。義固從宜。其用則決裂。知固明達。其用則分別。却又。是健。前分論四德各有體用。此總論四德之用。則前所言又盡屬體。

朱子曰。五行各具一性。人具五行之理。物亦各具五行之理。只是得其偏者。慶謂人具五常之性。當盡五常之德。若夫出入於是。雖曰未能全德。可以節取。其與庶物之別未甚遠矣。

理氣

由程張氣質之性。遂有理氣之說。朱子曰。天地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合。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仁義禮智。皆理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蓋理氣不相離。本無先後之可言。必欲推氣之所從來。而以本原論之。則人物之生。須先有此理。然後有此氣。而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若論其稟賦。則生物之時。是氣至而後理

有所寓。如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究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若不同。是究其變而言之也。吁。天之所賦爲理氣。人之所受爲性形。人之全是形而不能盡性者。何哉。

言理不言性。言氣不言質。省文也。

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物與人同。知覺理若不同。如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

主於一身者。謂之心。七者神明之舍。邵子所謂性之郛廓是也。

大成通志卷十八
固具衆理而應萬事。所以妙衆理而宰萬事者非心之神明乎。
故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盧王溪曰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爲表裏。虛主理言靈主氣言。
先言虛後言靈見心之體不離用。神兼氣言明主理言先言
神後言明見心之用不離體。其入同以覺聖本以收人。
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

慶因爲之廣其說曰靈處是心不是性。七只是心所具之理。情
者心之用也。心者又性情之主。所之謂之志。所願謂之欲。所起
謂之意。三者善惡公私之不同。於是因省察而用思。因周詳而

有慮。知覺則其靈也。敬則其主也。渾然在中。隨感而應。聖賢言
心處兼此二者。故哀與敬本心體之所有。見廟與墓而興則應
矣。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
爲之文。於是。有若俎豆幣帛之儀。七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
如以七孔八毛之肉。團爲心。則又相去千萬里。卽有作主不定。
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此正交
戰之驗也。明道曰。有主則實。伊川曰。有主則虛。外邪不能入。便
虛。義理主於中。便實。周子曰。寂然不動。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
非無所運動之謂也。人心之有寂感。太極之有動靜也。

性

程子曰自人享受而言謂之性。七卽理也。又曰天降之謂性。天降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是也。朱子謂人生所得於天之理。又謂人生所稟天理是箇渾淪底物。慶又補之曰在天謂之理。在人謂之性。在事又謂之理。黃勉齋曰性者人物所得於天之理。仁義禮知之屬是也。是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或值清濁美惡之不同。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或殊。而其所以爲知覺運動者。却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儼。故求其能行之者。聖人則盡其性。學者則復其性。

性善

孟子別出善言性之本。若氣質之性。便不是本。七性只是理。七無不善。蓋天理之初。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五峯東坡非性善之說。流於告子無善不善了。君子不謂性。就氣質言。性相近。就稟受雜乎氣質言。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荀子以性爲惡。其善者僞也。皆非也。韓子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又謂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

中馬者可導而上下也。下馬者惡而已。皆是說氣。況三品之說。是則九牛一毛之說。非矣。

氣質之性

伊川橫渠諸儒皆論氣質之性。朱子謂只是此理。墜在氣質之中。一語了徹。如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但人與物別處。雖得其正。且通者。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稟賦。清者明而濁者昏。美者粹而惡者雜。則有以物欲不蔽。而天理勝者。有蔽之。而人欲勝者。若兢業進修。則皆可以復其本原之善。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貴不懈於用力也。

情

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朱子曰。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性之動而有為者也。故仁我禮知。未發之謂性。至為事物逐着發出來。而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之仁義禮知之發。見其實皆情也。孟子皆謂之心。以心統性情故也。因性之善。便知情無不善。自孟子發論而後。諸儒多謂以常論之情。有善惡。而孟子論善從本原處論也。然情非不善也。雜以私欲則惡矣。要之聖人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得其正。學者則當存心養性。得其情可也。

大成通志卷十八
才

朱子曰。稟於氣之謂才。是資質。又曰。能爲之謂才。性之具。而能爲者也。又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皆指理義之作用言。體則善。七者性也。而能爲善者才也。以才之善。便見性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揮之。至於仁義禮知。不可勝用才也。自孟子發論而後。諸儒以爲有善惡。然曰。性本乎理。七無不善。才本乎氣。七有不齊。是才有惡之說。或者本氣質而言之也。亦猶云氣質之性也。

德

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或曰。行衆理而得之於心者。或曰。義理之得於己者。或曰。己所獨得之理。總之得於心。與得於己。得於稟受。與得於進修。皆可謂德。不若得之於心。而不失。謂得之於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得之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指得字。又皆切實而有味。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而心與理爲一。斯謂之德。故朱子初作得於身。後改作得於心。氣節之所以遜於德性。不其然哉。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

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博求於不一之善，約會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伊尹得發明也。

明德

朱子謂明德是本心，又謂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明屬心，兼理氣德屬性，統體用，所得乎天，是釋德之爲義。虛者心之寂明存諸中，靈者心之感明應諸外，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又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靈猶

鑑之照，惟虛靈故不昧，虛靈不昧，心也。這是明。惟虛故具衆理，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性也。惟靈故應萬事，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情也。具衆理，應萬事，統性與情也。這是德。然所以應萬事，卽其具衆理者之所爲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在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彜，在中庸謂之性，本來固有，原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晶熒，斷喪之則晦蝕，洗滌之則呈露，封閉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原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少，安能保之使常明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心修身，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

真見昭融私欲消志則本體發見旨哉吳昭武之謂也。

饒雙峯曰明之七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蓋提撕省察無一息可間斷湯之所以日新又新也。

明命

天之明命即明德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言德則命在其中故言明德者曰人之所得乎天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言命則德在其中故言明命者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名雖異而理則一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明德之發

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顧諟明命之所亦孰非明上德之所一德也人皆有之能得全體之大者稱峻耳。

至善

至善乃太極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故朱子曰事理當然之極則程子曰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姑以至善目之止謂必至於是而不遷只是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不特理會到極處須要做到極處吳臨川曰夫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孰為善元亨利貞流

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孰爲善。仁義禮知備具一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天所付於人。上所受於天也。天之付於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也。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善則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上聖不必皆自明而誠之。上賢天生之民。莫不有是。則人之所秉之彝。宜無不好。但恐天理人欲相爲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

仁

慶謂太極渾淪之理。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間含具萬有。而綱

領之大者。曰仁義禮知信。五者同具於性。而仁之道大。乃生物之本。包五常貫萬善。故雖居五常之中。而爲義禮知信所不能外。是故不可以一言盡之。

朱子曰。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

真西山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謂不能得以一字訓之也。

所以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朱子曰。未發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則包乎四者。無所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而惟惻隱則貫乎四端。無所不通。所以

渥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

李愿中曰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以為此理惟人獨得之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礙也

慶覽諸家言仁謂在天地則恬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温然愛人利物之心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則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而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

謝道顯曰心者何也仁是也仁者何也言有生之意

又曰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痒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張南軒曰仁者天下之正理以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

又曰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矣

謝道顯又曰仁者天之理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

其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由是有謂惟無私欲然後仁無私欲是仁以前事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朱子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欲便是仁則不可蓋謂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滯而後水始見

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到一體處是仁以後事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也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程子曰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骸夫人豈有岐四肢百骸而不重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何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哉

陳北溪曰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與我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峙方下得克己工夫據其實已如何與物爲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闔之內不過只想像箇中大底氣象
真西山曰手足不仁者非手足自不仁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
要在二者之間識仁

朱元晦問曰須體認到純一不雜處方見與物同體氣象李愿中謂此語却無病

陳北溪曰龜山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萬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

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以到視聽言動一於理

朱子曰克己復禮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箇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

至於有曰公曰愛曰恕者公乃仁之理亦在仁之前。

程子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則物我兼照。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

朱子曰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

或曰程子人字指吾身而言。與中庸仁者人也。人字不同。緊要在體字上。公是仁之理。專言公只空虛說理。不見其切於已。朱子曰此說得之。

張南軒曰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

而愛則仁之用

周子曰愛為仁。謂愛為仁心之發。

程子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自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却不見前頭是言仁之端。

陳北溪曰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將仁看得全廢了。韓子遂以博愛為仁。至程子始以仁為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撤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

恕所以施愛者

朱子曰。恕是推其愛之心。以及物。施是從這裏流出。昔有言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已之謂恕。蓋恕是推已。只可言施。不可言盡。如此等處。極當細看。若專以知覺言仁者。固不可。知覺乃心之靈處。

上蔡以知覺言仁。知覺是知之發用處。惟仁者能兼之。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爲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以仁包四者之用言。

更有以惻隱言仁者。亦不可。惻隱是情之動處。

李似祖問。何以知惻隱爲仁之端。楊中立曰。平昔但以孟子之言體究。又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曰。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已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程子曰。心之德者是專言包四者在中。

黃勉齋曰。義禮知信。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者何也。義禮知信。德之一端。而仁則德之全體。是仁爲之主。以兼統四者。故

心德之名惟仁足以當之也。

胡雪峯曰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

俱失。故釋不仁則曰失其本心。釋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

本心。

朱子曰以仁貫通周流於四者之間。義是仁之斷制。禮是仁

之節文。知是仁之分別。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

夏則生之長。秋則生之歛。冬則生之藏也。程子以五常之仁。

譬四德之元是也。

愛之理是偏言。只主一事。

張南軒曰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而愛之理則仁也。

真西山曰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不涉義禮知信而

義者又是宜之理。禮者又是恭敬辭讓之理。知者又是分別

是非之理。與愛之理自不相混。

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偏言之則仁是體。惻隱又是用。

朱子曰仁是未發之愛。已發之仁。愛之理。仁之體也。愛

之發。仁之用也。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

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

慶文謂有以心言者。則心之德是也。

如訓克已復禮曰本心之全德三月不違仁曰仁者心之德
必不違仁者無私心而有其德也仁遠乎哉曰仁者心之德
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鮮矣仁曰人欲肆而本
心之德亡矣依於仁曰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

有以理言者則心之德愛之理是也。

如訓若聖與仁曰仁者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一者何也

曰仁也曰無私心而合天理

有以事言者則愛之理心之德是也。

如訓殷有三人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清

忠未仁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求仁得仁曰皆求所以合

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

有以功效言者雖示曰愛之理而實即愛之理也。

如訓必世後仁曰教化洽也為天下得人曰恩惠廣大教化

無窮未有上好仁曰以愛其下

學者須是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胃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

意無忤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

之誠敬不失則萬善從此出矣夫然後濟世利物持此以往又

何患事業有不善哉 恆音販

仁義

先儒謂孔子卑言仁。至孟子兼言仁義。易曰立人之道。仁與義。非孔子之言。與夫仁義者。是以偏言者言之也。然不是於仁字。下添出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蓋人性有五。孟子多只說仁義。是指其大端也。以仁包禮。如春生夏長是仁。義包知。如秋收冬藏是義。又禮者仁之著。或曰仁之餘。知者義之歸。或曰義之藏。而信則無不在也。故朱子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

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卑言仁。便包四者。兼言仁義。又包禮。知信。黃勉齋曰。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流也。

仁義禮知

仁義禮知。以性之未發者言。是指心體之得於天者。故云四德。得是四者。即為德行。是四者。即為道。若合信字。便謂之五性。或謂之五常。或謂之德性。亦有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為五常者。但仁等言其體。君臣等言其用也。其實一而已矣。孟子只言四端。不曰五端。只有不信於四者之中。却另無信於四

者外。昔云仁義中正，亦猶仁義禮知，但變禮知為中正，更為有力。昔云中正仁義，以德之周流於動靜者言。一云乃言生之序，以配火水木金也。慶謂仁義字當如孟子所云仁義字者。中正字當貫於仁義二字中。匕者不偏不倚也。正者定也。平也。要之以未發者言，則四者各專一德，而其發也為四端。以周流於動靜者言，則名雖有四，而實一太極之流行也。

成已仁，成物知，皆以行言。故先仁。學不厭知，教不倦，仁可以知言。故先知。孔子知者動，仁者靜。周子則知為靜，仁為動。知固是潛伏底道理，仁固有安靜底道理。然施行却皆有運用之意。誠

哉。陳器之曰：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仁為體則知為用，知為體則仁為用。

知者仁之根抵，進學以知為先。故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仁者知之體統，成德以仁為首。故孔子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未皆曰勇。做工夫處，皆在不退轉。善夫輔漢卿之言曰：勇者仁知之發，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發。

剛勇

剛屬質，勇之體也。是堅強意。勇屬柔，剛之發也。是敢為處。輔慶源曰：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有剛有柔。朱子曰：聖人以剛之德

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未見之剛與強哉。矯以德行言。發強剛毅以德性言。至大至剛。以體段言。雖柔必強。以學問功效言。

禮樂

禮見於處。已接物動靜語默之際。本諸恭敬辭遜而不違乎規。矩品節循而行之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樂見於擊拊吹喧聲容歌舞之間。本諸和順而不違乎中正安恬。誠而至之。可以養人之耳目。而蕩滌其邪穢。亦可以。和人之性情。而消融其渣滓。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州閭鄉黨。

統而吉凶軍賓嘉。小而升降揖遜之間。無不本乎禮樂。禮樂所以正人心。扶世教。若德性志而天理絕。則凡運量酬酢。盡屬非僻邪淫。雖周還於玉帛交錯之文。鐘鼓鏗鏘之音。終於禮樂判為二物。其不異於禽獸也者幾希。故就人心上說。朱子以為禮敬樂和。就事理上說。程子以為禮序樂和。就立教上說。沈毅齋以為禮中而樂和也。內則十三學樂。二十而後學禮。以用功言。故樂先而禮後。孔子立於禮。成於樂。以得效言。故禮先而樂後。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可見人必得之於心。而後行之於身。則身之所行。不本於心。未可以言得。

大成通志卷十八
即未可以名德也。敬與和其立德之本與。

存誠

古訓誠慤爲誠。程子曰：誠實理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朱子曰：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以實理言誠。後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有以實理言者。亦有以誠慤言者。無妄是四面八方都去得。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無妄聖人也。不欺猶是兩箇事物。就人着力去做底說。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朱子曰：誠卽太極。易曰：閑邪存其誠。凡斯言也。未有以誠兼善惡者。陳定宇曰：君子實於爲善。固是誠。

小人實於爲惡。亦是誠。既曰誠。豈有實於爲善。實於爲惡之理哉。如曰有之。則非誠也。幾也。通書云：誠無爲。幾善惡是也。

無爲則善而已。猶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幾者動之微。動之初。則有爲而善惡形矣。不是善便是惡。存之七道。乃在於此。蓋在理只是一箇誠。在幾便有誠不誠。

以實理言誠。卽道也。惟天理得。誠之名。以實心言誠。卽德也。必實有是誠。然後能實有是德。大學誠意是說用工之詳。致知格物是下手處。自慊是效驗。慎獨是地頭。中庸誠身言其成功之大。天道人道見誠與天爲一至誠至聖見誠合表裏共貫。

大至誠以德之存主言至聖以德之發見言合太東其貫
人能使心之所發者實而身之所爲者又實則實理全五常不
虧而百行修矣。

心實意誠也身實誠身也。

主敬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
謂一與謝道顯常惺七法互相發明箇一心於敬處

心○只○在○此○不○二○不○三○是○主○一○心○只○在○此○不○東○不○西○是○無○適○惺
惺○是○心○不○昏○昧○只○此○便○是○敬

程子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與朱子其心收
歛不容一物互相發明箇內外主敬處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強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可見敬之一字學者
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理齋說要節要跋

斯集也識窺性奧理洞先天探本尋源衆美俱備窮理之細繭
 絲牛毛矣且折衷羣論統一聖真使前聖薪傳炳日星於萬古
 後學修証會源海於一心補經翼傳功非淺渺洵聖修之宗風
 吾儒之正道也捧讀數過莫禁神傾蓋理學一脉始於唐虞之
 授受而大暢於洙泗之傳述近千年來賴有宋儒傳千載不傳
 之秘繼往開來功不可誣也歛議論愈多則真性愈亂兄博萬
 有而歸之約於本性上却有所見卓爾一貫直當下丁七無餘
 使虛靈見前一息千古鍾文陸曰誰說千年道不傳於今一息

夫理以心求而心以性為本
 對子曰其子之問事無曰一公始而丁下其始之一字學本
 於不容一物之私其發則首於性性者理之本也
 性者理之本也性者理之本也性者理之本也

卽千年願將精一承先聖肯把支離啟後賢是也我兄立言前
無古人而後無今人傳世大業允也在茲明道淑人後先其賴
龍也心切傾嚮敢陳狂瞽以圖不朽云

康熙丁未菊月同官學訓通家眷生在庵田遇龍頓首拜書



理齋說要節要後序

萬類不可以數也而靈於萬物者命之曰人與天地而謂之
三才第爲是火食垂衣而重之歟抑以身備其理而重之歟小
人不足論矣若夫從事孔子寬衣博帶號曰儒者第爲是通顯
富貴而謂之歟抑以克盡其道而謂之歟蓋人之從事於道者
衆矣而能克盡其道果數也歟耶雖歟憲何敢薄天下士哉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鄉憲伯先生吾不敢輕也憲伯非今日
之士也哉憲伯之貌同憲伯之志不同也志不同而行遂不同
行不同則今日之人不指爲腐卽笑爲迂嗚呼憲伯自盡其道

已耳何恤乎人言憲伯所畏者杏壇洙泗未能探其奧耳既能
晰之凡天下遊於聖人之門者誰敢笑吾憲伯若夫以高牙大
纛拖青紆紫傲吾憲伯而憲伯不知傲也憲伯衛吾道而自爲
干櫓援著之言願天下共持干櫓以衛吾道憲伯之心婆矣則
天下必有聞風而興起者功豈在朱子下嗚呼憲何人也用爲
深慙 昔

順治丁酉八月旣望社第汪憲淑度甫頓首題于倚七齋中



六卷終

